

東北憶往 (上)

黃大受文
陳嘉驥圖



抗戰勝利，前後兩任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（左），陳誠（右）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辦理交接時，合攝於行轅大門前。

引子

有一天，筆者和幾位朋友閒談起三十多年前在東北工作的往事，提到當年我曾編輯過「東北政治概況」一部大書，如能在台灣重新印世，對東北過去的情形，可讓在台的同胞能對東北有所認識，那是多麼的好。可惜這書未能帶來台灣，恐怕早已作廣陵散。友人們又勸我，何不把當時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狀態以及所見所聞，寫些回憶性的文章，或是寫些論文，公諸同好，也是很有價值的事。我一想，寫論文需言之有物，事事有據，未可隨手亂寫，而且他人寫過的論文，也有成百上千篇，我又何必多此一篇？就是回憶性的文章，不少人在中外雜誌……等刊物所寫的，或是根據日記，或是根據資料，都寫得有聲有色，具有參考價值。於是決定寫篇回憶工作和生活的文章，聊作他人文章之補充。筆者在執筆之前，原想參考一本三十多年前的東北出版物，在架上苦覓未得，後來想起被人借去，卻記不起是何人；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決心不再找當

時出版的參考資料，一方面參考現代史料，一方面憑記憶寫去，若干事實，不僅是掛一漏萬，而且是想得到的才寫，沒想到的就不寫。不過寫出來的，儘可能的忠實寫下。或可供讀者在看過嚴肅的論文之後，來一篇消閒性的文章，也不無在茶餘飯後作消遣之助罷！

少年立志出鄉關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正式宣布投降，國土重光。失去的東北四省和台灣省，自然也要收回。政府對於這兩處失地的收復措施，早在中央設計局籌劃之中。東北四省除熱河省外，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和三個重要大城市，重劃為九省三院轄市，那就是遼寧省、安徽省、遼北省、吉林省、合江省、松江省、黑龍江省、嫩江省、興安省、瀋陽市、大連市、哈爾濱市。事實上東三省的面積有三十三個台灣省大，劃分九省三市以後，每省的面積仍是不小。十月間，蔣總統夫人偕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飛抵長春巡視慰問，東北同胞歡欣若狂。政府當時對新光復的東北十省三市（包括熱河省），特別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，民國三十五年六月，改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，以便治理；其下分設政治委員

會和經濟委員會，處理政治、經濟問題。至於東北的接收，根據中俄友好同盟條約，俄軍應該在三個月之內撤退完畢，所以特設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，處理軍事問題，也受東北行營管轄。這麼龐大的機構，自然是需才甚多。但沒有到達東北以前，只是準備階段，從行營到省市政府，都只有極少數的籌備人員。

當時，我和四五位朋友，都是大學畢業不久，年紀從廿三、四到廿五、六歲，大家對戰後的中國，都抱了莫大的希望，有一番雄心壯志，卻不是飄洋過海，出國鍍金，當時的青年認為那是自私自利的想法。都要趁着年輕力壯，為國家的建設，盡一番力量，於是相約前往東北工作。各人分頭進行，有的進新聞界，有的從事軍中政工……，我卻進了東北行營政治委員會。

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先生，他本是軍人，但富於政治經驗，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十年之久，轉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，因而出任東北方面工作。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也由他兼任，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則由張嘉璈擔任，政治委員會的主任秘書是溫晉城先生，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和總務主任，還擔任過江蘇吳縣縣長和行政督察專員，以精明能幹廉潔著稱。行營的參謀長是東北的老將軍董英斌先生，秘書長是從政甚久的胡家鳳先生。我和溫晉城先生的高足政校外交系的兩位畢業生，趙興中先生和黃韞泉先生成為同事。東北行營雖然成立於重慶，但第一步是要前進到北平，在重慶只能算是待命時期。

東北行營的辦事處設在重慶的張子嵐廬——

中央設計局內，除了原有居所的人以外，待命的單身人員都住在辦事處內，白天是辦公室，晚上打開舖蓋放在地上，就是臥室。那時還是十月十一月，重慶天氣並不太冷，倒也無關係。所有屬於東北行營及政治、經濟委員會和九省市待命人員，都由東北行營和空軍派定職位，每天一班飛機，每班二、三十人，順次由重慶飛往北平。

我們在三十多年前所乘的飛機，全是螺旋槳的軍機，速度和機身比現在的噴射機差得太遠，座位只是在飛機兩邊排列的兩行座位，一個挨一個的坐下而已，似乎比現在台北飛金門的螺旋槳機還要差一些。派定的座位常有變化，有些人臨時時需要先去，或臨時要加些人，所以赴北平的班次常向後移。溫晉城先生和趙興中先生（現任駐阿刺伯大使館參事）、黃韞泉先生（曾任駐帝汶島領事），他們大概是在陽曆的十二月就到了北平，我因為尚無迫切的工作，一直延到民國卅五年一月廿三日才到北平，正是卅四年陰曆除夕前十天，所以記得很清楚。

北平初旅記遊蹤

那時重慶的天氣，雖然冷而不寒，可是北平已到隆冬天氣，攝氏零下若干度，處處冰雪。記得那天在天不亮時，乘汽車到重慶白市驛機場，

辦手續、過磅、稱體重，等了一、二小時，在上午七、八點鐘左右起飛，方向直指東北，飛機上大約有三十人左右，中間堆了公物和行李。飛行高度大約三千公尺左右，越過四川與河南間的山

脈後，飛臨河南平原，再進入河北平原，二者也就是黃河大平原，地下的田畝均已乾枯，從機窗向下望，隱約可見地面情形。飛機是飛直線的，大約在下午五時左右，降落北平的南苑機場。

一出機門，到了陸地，迎面一陣冰冷的寒風，吹得人人發抖。雖然身上穿了冬大衣，還儘量把所有的冬衣重疊的穿在身上，依然無法禦寒。好在軍用車早在等候，立即鑽進車內，寒氣才見減少。走了幾十分鐘，進了宣武門內的東北行營辦事處——前北平大學法商學院。先來的趙興中兄和黃韞泉兄立即見了面，他們把早來友人替我代買的皮大衣毛衣拿出來，我立即穿上，才抵抗住了寒氣。於是會見溫晉城先生，然後晚餐。餐後就去訪問從未見面而久住北平的叔父，他一家住在宜黃會館內。當晚，由他引導去宣武門外的洗澡池沐浴，入內真是溫暖如春，洗盡塵垢，心神為之一爽。

北平離東北很近，北寧鐵路就是從北平直達瀋陽的。當時，國軍正一城一城沿着山海關向東北的鐵路打出關外。因為俄軍接應來的共匪，已經滿佈東北。東北行營在北平暫駐的時候，雖然未到東北，但因工作人員不多，所以相當的忙碌。大家是初到北平，都利用星期日和休假的日子，或是晚間，在故都各處逛逛。

故都的風景美好，建築雄偉，學校眾多，圖書豐富，人情醇厚，飲食精美，有城市之便利，無城市之煩囂，繁華而不雜亂，稠庶而不擁擠。所以在北平住過的人，都願意長期居留下去，而且研究學問最為便利。因此北平的文化特盛，高

等學府之多，為全國各地之冠。要不是我當時有關的壯志，幾乎也要留在北平。

單車一撞生死間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，我騎着自行車由宣武門內出西單牌樓，沿着大路直往東城的友人家，在南池子的大路附近，被由北而南的一輛自行車對撞一下，大概雙方的速度太快，這一撞把我撞昏過去。事後醒來的時候，才看見在一個屋裏，被人扶持着，頭腦昏沉似醉，望到掛着的大鐘已十二點了，我問旁邊的人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我這麼會飲酒得如此的沉醉？」我又覺得頭昏得厲害，又看見胸前的大衣上有血，很奇怪，這血是那裏來的？

原來這時我是在德國醫院，已經急救過，方才醒來。事後方知，我被撞倒昏過去以後，撞我的人便下車來扶我，發現我昏迷不醒，就和路人來扶持；警察也來了，然後送我到附近的德國醫院，這是北平很好的醫院。撞倒的時候，手上的錶正指在九點鐘。經過一番救治，三個鐘點後才醒過來，把我安置在三等病房內。幸而北方人情味厚，假使撞我的人棄我而去，我很可能被來往的汽車或車輛壓死或壓傷。而且把門牙撞碎了五個，假若撞着肋骨，那也會內出血而死。這時正在下大雪，如果雪落在身上堆滿埋下，也會凍死。總之，死的機會多於生的機會。結果，住進了醫院，於是活到現在。

醒來以後，旁邊的人知道我是很厲害的腦震盪，都沒有敢把實情告訴我。當夜大雪紛飛，

第二天我醒了過來，很奇怪怎麼睡在醫院裏。漸漸地記起昨天的事情，經過醫生護士的說明，才知道是受了重傷，不能行走，一走頭就昏，就會摔倒。這時，我才能告訴醫生，我是東北行營的工作人員，他們打電話去聯絡，下午趙興中兄就來看我。因為從昨夜到今天上午的大雪，已有一、二尺厚，道路不通，下午雪停，才可勉強出來。於是換了雙人房，比較安靜，易於休養。大雪溶解以後，長官朋友親戚知道我受傷的情形，都紛紛前來探視。

表面的外傷容易診治，但是嚴重的內傷，卻不是一時能好。而東北行營已進駐錦州，同仁們在三月底到四月初陸續出關到錦州。醫生說，我還能停止診治，不過既能行走，可以出院休養，每隔三天去診治檢查一次。於是，我就出院，仍住在東北行營駐平辦事處，這是留守性質，我仍然是在病假中。一方面在一個市立牙科醫院補牙，一方面趁機會遊覽故宮、頤和園和北海、中南海、天壇、地壇、天橋……等許多名勝古蹟。

北平的城市街道非常整齊，我常把一張地圖放在自行車架上，看着地圖，隨興前往。什麼好吃的好看的地方都要嚐試一番。東單商場的舊書店，雖然在日本八年的控制下，並沒有毀滅文化，舊書字畫仍然不少。我常常去逛舊書店，尋覓舊書。當時，買了一部上海世界書局縮印版的四史、和正續資治通鑑，喜不自勝。在現今隨處可買，價廉物美；而卅年前，卻不是很容易的事，那幾本書因為是縮本，便於攜帶，後來都放

在江西南昌的故居了。

我一人留在北平，自然不方便，而病假也不能過久，不能不歸隊。到五月，東北行營已進駐瀋陽，在端午節的前幾天，陽曆五月下旬的時候，我就乘火車直達瀋陽。

醫生囑咐到瀋陽後，仍要檢查，但因為當時年輕，內傷並不顯著，所以沒有注意。到了十幾年後，右肩項、右腰部、右腿部常常作痛。屢治不愈，到現在轉成嚴重的關節痛和風濕痛，更是難治。那時，公務人員沒有公保，所有治病費用，公家最多只能補助三分之一，其餘的三分之一只有自己付給。好在當時的物價並不太貴，自己負擔也無問題。到現在還記得大概一共花費了法幣七、八萬元，可能那時的法幣一元，同卅年後的新台幣一元的價值差不多。

離開北平的時候，已經是到處柳絮亂飛，只要一上街，都是滿身的灰，或是沾着柳絮。北方的風沙真大，柏油馬路並不多，所以下雨是水泥，天晴是揚灰，當時北平的道路，尚不及現在北市的道路潔淨寬闊哩！

俄軍趁火來打劫

到了瀋陽，風光和平津全不一樣。端午節雖然快到，但柳絮才飛起，氣候比北平還要冷一點。這時，因為國軍向北、東、南三方推進，瀋陽市政府、遼寧省、遼北省、吉林省、安東省等省政府都已籌組完成，進入轄區開展工作，政治委員會的工作漸漸繁忙起來。內部的各單位也逐漸的籌設，工作人員也逐漸的增加。於是有不少

的人自備資斧，間關萬里的來到瀋陽，找取工作。也有原籍東北的人士，離故鄉多年，樂於回故鄉服務。其時，東北的地區，一尺一寸都是國軍用血汗攻打下來的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東北九省三市，在國軍沒有進駐以前，全都由俄軍交給共匪接防了。根據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的中俄友好同盟條約，明明白白的規定：「進入東三省之俄軍，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開始撤退，三個月內撤退完畢。」事實上，當八月六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以後，俄國知道日本即要投降，才趕急的準備宣戰。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長崎以後，俄國在九日宣佈：「十日凌晨，對日本進入作戰狀態。」而日本即在十日將降書請瑞典、瑞士轉達同盟國，完全接受波茨坦宣言。十四日正式宣布投降。打進東北的俄軍，只打了一天，而日軍已知道戰敗的消息，即奉令投降。

照條約規定，俄軍應該在八月卅一日開始撤退，在十一月十日撤退完畢，並且應在撤退前協助中國政府建立地方政府，然而俄國卻在加緊把共匪接入東北。

當時，入侵中國境內的俄軍，中央兵團直趨熱河，占領承德，另一路經赤峯取平泉，接應匪軍李運昌部進入熱河。右翼兵團則掩護匪軍占領張家口，取得日本儲備的大批軍用物資。匪軍林彪部經察北、多倫、赤峯進入東北；山東匪軍也渡海前往東北；太行山區的匪軍同時紛紛東竄，沿路裹脅，實力大爲膨脹。

俄軍左翼兵團進入東北，日軍不戰而降。一個月內，俄軍收得日本戰俘五十九萬四千人，飛

機九百二十五架，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，裝甲車三十輛，野戰一千二百二十六門，機鎗四千八百三十六挺，步鎗三十萬枝，無線電機一百三十三座，汽車二千三百輛，拖車一百二十五輛，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。補給站和倉庫繳出的，尚有野戰一千四百三十六門，機鎗八千九百八十九挺，擲彈筒一萬一千零五十二具，卡車三千零七十八輛，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匹，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，特種車八百一十五輛，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，尚有其他軍用補給品。日俘則押往鮮卑利亞奴役，物資武器則掃數裝備進入東北之林彪匪部二十萬人，但一時不會使用，尚需要時間加以訓練。

蘇俄將在俄境訓練十年之華人隊伍，開入東北，以李兆麟部負責哈爾濱、松江地區，王明貴負責齊齊哈爾、黑龍江地區，長春以南地區，則由關內共匪發展。民國卅四年九月，由關內及山東半島進入東北之共匪，在俄軍協助後，到處收繳日、偽軍武器，及收編偽軍部隊，實力擴充極快，俄軍並代共匪訓練陸、空軍人員，挑選青年往俄境接受海軍及兩棲訓練。但史太林在八月末，告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，誑言紅軍並未與中共取得接觸。事實上對於國民政府派遣軍隊及行政人員，進入東北，接收主權，則處處阻撓，並正式拒絕，爲中共匪軍爭取進入東北時間。

東北接收艱困多

等到蘇俄在東北佈置就緒，十月一日，蘇俄大使彼得洛夫通知國民政府，謂蘇俄政府決定

於十月上旬開始撤兵，請派員於十日前，到長春與蘇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，商談接防辦法。當日下午，外交部即通知俄國，國軍第十三軍，定於十月十日，由九龍乘美艦前往大連登陸，蘇俄則以大連爲商港而堅決反對。政府迫不得已，遂改在葫蘆島與營口登陸，俄方未表示意見。十月二十七日，到達葫蘆島的國軍，在葫蘆島竟遭岸上匪軍射擊，只得折回青島。營口亦被共匪占領。蘇俄又表示從十一月十日，俄軍即向北撤退，撤退後地方情形，不能負責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從十月中旬起用飛機空運國軍到長春瀋陽，一架次不過三十餘人，只能運送少數警衛部隊。不得不在當地籌組保安隊，俄人拒絕。並將長春的保安隊一千餘人繳械，這些青年自己帶來的。十一月初旬，長春市內有共匪軍開入擾亂，空運國軍計劃無法實施。俄軍對派員助我政府往各省市接收亦不同意。當時，國軍已於十月十三日在秦皇島登陸，沿途遭受匪軍攻擊，十一月六日，奮戰出山海關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收復錦州，暫時停止前進，等待外交部交涉。

蘇俄的違約背信，阻止國軍接收東北，以及俄軍在東北擄掠姦淫，任意屠殺，無惡不作，濫發軍用票，搜括物資，種種暴行，不勝枚舉。國軍遂決定不接收東北，將在長春的接收人員，撤回山海關。十一月五日，外交部通知俄使。政府並電告美總統杜魯門，指出真相，請共同積極防止東北情勢惡化，杜魯門表示即行妥商辦法。然而蘇俄卻又轉變態度，表示可以協商。

民國卅五年一月廿五日，重慶區一萬餘大、中學生遊行請願，提出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，放棄黨派私見，我們要變不要亂！擁護蔣主席領導和平建國！政治民主化，軍隊國家化！」等口號。二月十一日，去年同日簽訂的雅爾達密約，在華盛頓、倫敦、莫斯科公布。全國同胞眼見俄軍助共匪劫據東北，極度憤怒。二月二十二日，重慶沙磁區各大、中學生及教職員五萬餘人，在重慶大遊行，北碚、南岸、璧山及全國各地：漢口、南昌、天津、上海、成都、遵義、昆明、北平、南京、杭州、濟南、鄭州、青島、台灣的大、中學生，也紛起為維護國權，質問中共，而大遊行，反對東北特殊化，要求俄軍撤離東北，指責中共不遵從政府命令。馬來亞及美國多處的中、國留學生，也宣言支持。

全國的民衆及學生發出憤怒的吼聲，國際間也為之支援。蘇俄不得已，遂在二月二十六日，發表撤兵聲明，經政府一再努力交涉，四月一日始達成協議，規定各地俄軍撤防及國軍接防的程序與日期，但俄軍不肯遵行。三月十三日，俄軍不告而撤出瀋陽，十四日，又撤出四平街，四月十四日，撤出長春，二十五日，撤出哈爾濱，五月三日，退到中、俄邊境。國軍無法接防，於是除錦州一隅外，各地都陷入共匪手中。

國軍不得已，只有從遼西進攻共匪，五月三日，進新民，五日，進營口，十日，進四平街，二十六日，進瀋陽，處處都是靠機智與勇敢，才能驅走共匪，讓老百姓重見天日。就拿進駐瀋陽來舉例吧！當俄軍撤出瀋陽，一切人和物全上了

火車，才通知瀋陽市政府，市長董文琦以向俄軍官餞行為理由舉行酒會，遲延了幾個小時，一方面立即通知駐守新民的國軍趕緊接防，一方面派警察分別防守進入市區的要道。因為共匪軍隊已在市區四周，只等俄軍一撤，立即要攻占瀋陽。總算在俄軍撤離後，警察盡力抵擋共匪時，國軍火急趕到，才把共匪打退，可想見當日的接收，是何等的困難。

工礦資財遭大劫

蘇俄不但要幫助共匪竊據東北，而且要強占東北的工礦事業。這正如同二十世紀之初，俄軍曾占領東三省四年（一九〇〇—一九〇四年），用盡種種手段，要勒索東三省的經濟權利一樣。

從民國廿年，日本強占東北起，為加緊實行大陸政策，十年間投資各種輕重工業，達當時幣值的美金一百億元。俄軍進入東北後，立即調遣三千多技術人員，前來拆遷優良工礦設備。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，俄方向我國提出日本所經營的工廠企業，均為戰利品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俄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向我國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，提出一百五十四種工礦企業的清單，占東北重工業十分之八以上，建議由中俄共同經營。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，馬又向張表示，如不接受，則俄軍永不撤兵。並由蘇俄大使向我外交部，正式提出這一要求。

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七日，政府派張華夫率領技師等七人，赴撫順煤礦視察，無法工作，即回瀋陽，在中途被匪軍殺害，這是蘇俄阻止我國

接收的毒辣辦法，使我國無法再往他礦視察。

二月一日，馬林諾夫斯基又表示「東北經濟合作問題，希迅予解決，更不願第三者參加。」這是破壞門戶開放政策與排斥美國的宣告。我國政府對於敵偽產業已定有全盤辦法，對於蘇俄要求，只允部分酌與合辦，俄方全不同意。但美國得悉蘇俄要求後，於二月九日照會中、俄政府，反對東北工業由中、俄協商共管及以爲戰利品，並重申對華門戶開放政策，但這照會並未能阻止蘇俄的行動。三月二十七日，蘇俄大使又向我國外交部提出「中、俄經濟合作建議草案」，要求將東北各地無法移動的資源囊括無遺，而且要掌握東北的民航。我國政府自然加以拒絕。

實際上，從民國三十四年九月起，蘇俄將東北輕重工業趕緊拆遷，不能移動者，則加以破壞，以免我國政府將來仍可使用，諸如電氣工業、鋼鐵工業、煤礦設備、水泥廠、煉油廠、飛機坦克廠、火車頭、客貨車，十分之九被運走，餘下的則殘破不堪使用。工業城市，只剩下斷牆殘壁，鐵路不通，工礦停頓，電力也大為減少。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，曾率領調查團到東北實地調查，發表報告：「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美金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，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雜置費用和品質變壞損失額，應爲二十億美元。」至於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，派原來各工廠的日本負責人詳加調查估計，損失實達三十五億美元。這是戰前的幣值計算，間接而引起的損失，又該加上一倍。蘇俄把中國人流血流汗得來的勝利果實，輕易地而囊括無遺了！